

文学论丛·北大欧美文学研究丛书·6·

On Lyric Epic: A Study of
Modern American Long Poem

抒情史诗论

——美国现当代长篇诗歌艺术管窥

黄宗英 著

By Huang Zongying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抒情史诗论:美国现当代长篇诗歌艺术管窥/黄宗英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8

(文学论丛·北大欧美文学研究丛书)

ISBN 7-301-06551-5

I. 抒… II. 黄… III. 诗歌-文学研究-美国-现代 IV. I71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3009 号

书 名: 抒情史诗论——美国现当代长篇诗歌艺术管窥
(On Lyric Epic: A Study of Modern American Long Poem)

著作责任者: 黄宗英 著

责任编辑: 张 冰

标准书号: ISBN 7-301-06551-5/I·0648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zbing@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47

排 版 者: 北京华伦图文制作中心 82866441

印 刷 者: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 毫米×1240 毫米 A5 11.75 印张 350 千字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2.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总 序

北京大学的欧美文学研究经历了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具有十分优秀的传统和鲜明的特色,尤其是经过 1952 年的全国院系调整,教学和科研力量得到了空前的充实与加强,汇集了冯至、朱光潜、曹靖华、杨业治、罗大冈、田德望、吴达元、杨周翰、李赋宁、赵萝蕤等一大批著名学者,素以基础深厚、学风严谨、敬业求实著称。改革开放以来,北大的欧美文学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各语种均有成绩卓著的学术带头人,并已形成梯队,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已陆续出版了一批水平高、影响广泛的专著,其中不少获得了省部级以上的科研奖或教材奖。目前北京大学的欧美文学研究人员承担着国际合作和国内省部级以上的多项科研课题,积极参与学术交流,经常与国际国内同行直接对话,是我国欧美文学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2000 年春,北京大学组建了欧美文学研究中心,欧美文学研究的实力得到进一步加强。

世纪之交,为了弘扬北大欧美文学研究的优秀传统,促进欧美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我们组织撰写了这套“北大欧美文学研究丛书”。该丛书主要涉及三个领域:(1)欧美经典作家作品研究;(2)欧美文学与宗教;(3)欧美文论研究。这是一套开放性的丛书,重积累、求创新、促发展。我们希望通过这套丛书来系统展示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北京大学欧美文学研究的优秀成果和独特视角,加强与国际国内同行的交流,为拓展和深化当代欧美文学研究作出自己的贡献。通过这套丛书,我们希望广大文学研究者和爱好者对北大欧美文学研究的方向、方法和热点有所了解。同时,北大的学者们也能通过这项工作,对自己的研究进行总结、回顾、审视、反思,在历史和现实的坐标中确定自己的位置。此外,研究与教学是互为促进、互为补充的,我们也希望通过这套丛书来促进教学和人才的培养。

这套丛书的出版得到了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鼎力相助和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若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帮助,这套丛书是难以面世的。

北大欧美文学研究者的工作,只是国际国内欧美文学研究工作的一部分,相信它能激起感奋人心的浪花,在世界文学研究的大海中,促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北京大学欧美文学研究中心

本著作的研究和出版得到
“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的经费资助，
特此致谢。

绪论

抒情史诗

一、“诗人是一位代表性人物”

拉尔夫·华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是美国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他所倡导的先验主义思想在 19 世纪上半叶美国的哲学、宗教、社会等领域引起了一场思想“革命”，也为美国文艺复兴（1835—1865）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惠特曼（Walt Whitman, 1819—1892）、狄金森（Emily Dickinson, 1830—1886）、麦尔维尔（Merman



R. W. 爱默生(1803—1882)

Melville, 1819—1891)、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 1804—1864）等一代 19 世纪美国文学大师，都深受爱默生的影响；特别是他号召美国人民自尊、自爱、自强

的个人主义观点,已成为美国文化和传统意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美国文艺复兴时期一代文豪的艺术创作,创造了美国文学发展史上的第一个辉煌时代。

作为一名哲学家,爱默生与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不同,他不是一位学院派哲学家,但是他仍然被誉为“哲学天空中的一颗恒星”。他主张唯心主义,但提倡天人合一,万物一体。他认为人的思想可以与自然同样伟大,从而能与自然的造化融为一体,成为自然的中心,突出了人在自然万物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作为一位美学家,爱默生受柯尔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72—1834)、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和卡莱尔(Thomas Carlyle, 1795—1881)等人的英国浪漫主义美学思想的影响。他认为神或上帝是至高无上的,主宰自然万物。人们可以在自然中发现人的理性光芒,自然是人类精神的化身,具有象征意义。世界是象征性的,大自然不过是个象征体系,它统一于上帝。因此,他主张人们抛弃惯例和经验,置身于一个内心自由活动的超验状态,通过直观去感受世界,追求真理。作为一位诗人,他虽然没有创作出惠特曼《草叶集》那样的鸿篇巨制,但也不乏《日子》(Days)、《个别与全体》(Each and All)等可谓千古绝唱之作。作为一名文艺批评家,他的诗学理论不但在惠特曼、狄金森等19世纪美国诗人的笔下得以开花结果,而且影响了从弗罗斯特到庞德、奥尔森等众多20世纪重要美国诗人的艺术创作。笔者在绪论第1节中,围绕爱默生《论诗人》(The Poet, 1844)一文,结合他的《论美国学者》(The American Scholar, 1837)、《论自然》(Nature, 1836)、《代表性人物》(Representative Man, 1850)等著作的分析,刻画了爱默生心目中一位理想的诗人所应当具备的特点与社会功用,揭示了爱默生对美国诗歌与诗学理论的重大贡献。

爱默生在《论诗人》一文中阐述了一位美国诗人的基本特点:诗人是一位代表性人物;他具有非凡的智性感觉;他是一位见者(seer)和一位预言家;他是一位“命名者”和一位“语言的创造者”。首先,爱默生认为:“诗人具有代表性。他在局部的人中间代表完整的人,他提供给我

们的不是他的财富,而是全民的财富。”^①爱默生的这一思想在《代表性人物》(*Representative Men*)一书中得到充分体现。在这本书中,爱默生选择了一些人类历史上的伟人,分别作为人类智慧与成就的最高代表:“哲学家柏拉图”、“神秘主义者斯维登堡”、“怀疑主义者蒙田”、“诗人莎士比亚”、“阅世老手拿破仑”、“作家歌德”等。在开篇论文《伟人的作用》中,爱默生阐述了这些历史伟人身上体现了常人思想中未被开发的种种潜力。换言之,每一个常人都潜藏着成为一个哲学家、诗人、作家的可能性,但是这些可能性在一个常人身上没有像在柏拉图、莎士比亚和歌德等伟人身上发展的那么充分。因此,这些伟人就像一面面“透镜”,透过这些镜子我们才了解自己的思想。常人的灵魂中同样潜藏着种种可能,只不过环境条件使他们的潜力无法被挖掘出来而已。所以,常人完全不应该被伟人所吓倒。爱默生是要人们相信每个人的基本条件是均等的,只不过现实中人们挖掘自我潜力的机会有所差异。一个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不是因为他比常人高级,而是因为他身上某种与常人一样的潜力被挖掘出来并充分地表现出来。他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具有象征意义和代表性。因此,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人是一种范式,同时又是一个某种潜力得到高度发展的个人。爱默生之所以选择莎士比亚作为诗人的样板,是因为莎士比亚有一颗“与他的时代和国家气脉相同的心”^②。他能够道出民族的话语并成为时代的化身。同时,莎士比亚是一个杰出的个人,代表了诗人的思想。尽管如此,莎士比亚仍然是一个“最受惠于他人的人”^③。假如不是生活在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诗歌盛世中,莎士比亚也不可能成为英国文学史上永不败落的诗圣。爱默生认为“天才的力量并不在于原创性,而在于集大成之本领”^④。当然,作为一个个人主义的倡导者,爱默生自然不会接受时势造英雄的说法。在他看来,不论时势的影响如何强烈,一位真正的诗人是能够始终保持自我的独立。诗人的个人主义精神以及他的艺术特征似乎总是

① Ralph Waldo Emerson, *Selected Writings*, ed., Brooks Atkinson,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92, p. 288.

②③ Ralph Waldo Emerson, *The Complete Works*, IV,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 1903, p. 189.

④ Ibid, p. 191.

使他与时代相脱离。爱默生在《辩护》(The Apology)一诗中是这样为自己声辩的：

不要认为我不仁不义
 独自一人跋涉林谷之中；
 我去朝见丛林之神
 带回上帝给子民的话语。^①

在《论诗人》一文中，爱默生又说：“由于诗人追求真理、献身艺术，诗人在同时代人中间落落寡合，然而追求的同时也得到一种安慰：他的追求迟早要把众人都吸引过来。因为所有的人都靠真理生活，并且需要表现。”^②可见，诗人落落寡合只不过是暂时的现象，他最终将成为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在《美国学者》一文中，爱默生从部分的人和完整的人之间的关系这一角度，阐述了他关于代表性人物的观点。在一个古老的神话中，诸神为了更好地发挥人的作用，一开始就把一个完整的人(Man)分成许多部分的人(men)，就像把人的一只手分成许多手指一样，以便更好地发挥手的作用。这个神话给他的启示是宇宙间有一个完整的人(One Man)。他只是部分地或者通过某种能力存在于所有单个的人身上。你必须在整个社会中才能找到这个完整的人。他不是农民，不是教授，也不是工程师，而是所有这一切人。这个人就是牧师，是学者，是政治家，是生产者，又是士兵。在这种分工的或者社会性的状态下，这些只能被分配给每个单个的人。每一个人都只完成自己在这个联合工作中所承担的那一小部分工作，人人各负其责。^③ 因此，假如农民、教授、牧师认为他们的劳动和工作是为了自己个人的生存，那么他们就是部分的人；如果他们认为自己的劳动和工作是人类事业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那

^① Ralph Waldo Emerson, *The Complete Works*, IX,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 1904, p. 119.

^② Ralph Waldo Emerson, *Selected Writings*, ed., Brooks Atkinson,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92, p. 288.

^③ *Ibid.*, pp. 43—44.

么他们就成为代表性人物,即成为完整的人。此外,在这篇文章中,爱默生关于“思想的人”(the man thinking)的观点又给诗人这位代表性人物增添了新的内涵。如果说美国学者是一位“思想的人”,那么诗人就不仅是一位“思想的人”而且还是一位“说话的人”,因为诗人能够用最具有说服力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他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像天才诗人一样,“都应当是一位艺术家,能够在交流中表达自己所遇见的事情”^①。但实际上,多数人并不具备将自己思想变成诗化文字的天赋,所以爱默生断言人们离不开诗人,“人只是他自己的一半,而另一半就是他的表达”^②。诗人能够克服表达思想的种种障碍。“在诗人身上,各种力量都得到平衡;他是一个没有障碍的人,能够窥视并实现别人的梦想,跨越经验的范畴,而始终是一个代表性人物,因为他最善于接受,也最善于表达。”^③诗人的这种非凡的表达能力和他的代表性特点决定了他“在部分的人中间代表着完整的人”。

爱默生《论诗人》一文中还阐述了他关于诗人具有代表性思想的另一个理由:“宇宙有三个孩子,他们同时出生,在不同的思想体系中以不同的名字出现,不管他们是被称为原因、过程和结果;还是被更富有诗意地称为朱庇特、普路特、尼普顿;或者从神学意义上称为圣父、圣灵和圣子;但是我们这里把他们称为‘知者’、‘行者’和‘言者’。他们分别代表对真、善、美的热爱。这三者完全平等。他们各自为本,无法超越,也不能被分解;而每一者身上又潜藏着另外两者的力量以及他自己特有的力量。”^④在普罗克洛斯^⑤所阐释的这个三位一体的神话体系中,爱默生认为,从神话的角度看,诗人是尼普顿;从神学角度看,诗人是圣子;而从智力角度看,诗人是言者。因此,普罗克洛斯这个三位一体的理论变成了一个具有内在创造力的物质和精神的统一体。诗人成了美学意义上的美的热爱者。在原始神话中,尼普顿掌管海洋,但普罗克洛斯使他成为力量的象征。爱默生将诗人比作尼普顿,显然是在暗示诗人是

^{①③④} Ralph Waldo Emerson, *Selected Writings*, ed., Brooks Atkinson,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92, p. 289.

^② Ibid, p. 288.

^⑤ 普罗克洛斯(Proclus, 410—485), 希腊哲学家, 新柏拉图主义代表, 曾系统地整理并阐发新柏拉图主义, 主要著作有《柏拉图神学》、《神学要旨》等。

精神力量的代表；爱默生将诗人比作圣子，是指诗人是物质与精神之间的桥梁；爱默生将诗人比作言者，是强调诗人是一个“最善于接受和最善于表达”深刻思想的人。这些特点集中体现在诗人身上，使诗人成为热爱美的象征，因为美是诗人艺术创作的最终目的。由于诗人是“美的使者”，所以形式的统一、对立面的平衡、原创性本身等等一些美学概念都是诗人所熟知与追求的艺术宗旨。爱默生说：“世界并没有被刻意粉饰，而是从一开始就是美的；上帝也没有刻意制造美丽的事物，而美本身就是宇宙的创造者。”^①

爱默生认为诗人有一种“秘而不宣的智性知觉”^②。通过这种特殊的知觉，诗人“赋予事物一种力量，使它们原来的用途被人遗忘，使喑哑的无生物变得眼明嘴快。他发现思想独立于象征，看到了思想的稳固性、象征的偶然性和短暂性。……诗人能把地球变成玻璃球……通过那种更好的知觉，他向事物迈进了一步，看见了流动或者变形”^③。尽管诗人与常人在一定程度上享有同样的直觉，但是这种天生的“智性知觉”使诗人比常人富有更加敏锐的眼力。

爱默生曾经在日记中写到：

……每个人都可能像有些人那样，被抬高到一个平台上；这时，他可以超越感觉而窥见道德与精神的真理；这时，他已经不再把雪看成雪，或者把马当作马了，他是根据它们所代表的那些内在特征而分别认识它们，给它们取名。这就是诗人如何运用事物。在一个超凡脱俗的境界里，人的思想十分容易左右物质世界的大小事物；就像用一根绳子，将一颗颗明珠串起来一样，人的思想可以将不同的世界紧密联系起来。^④

① Ralph Waldo Emerson, *Selected Writings*, ed., Brooks Atkinson,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92, p. 289.

②③ Ibid, p. 295.

④ Ralph Waldo Emerson, *The Journals of Ralph Waldo Emerson*, VIII,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 1904, pp. 520—521.



“站在空地上，我的头颅沐浴在清爽宜人的空气中，飘飘若仙，升向无垠的天空——而所有卑微的私心杂念一时荡然无存。此刻的我变成了一只透明的眼球。我不复存在，却又洞悉一切。”

——爱默生

那么，是什么力量能够使人“超越感觉而窥见道德与精神的真理”呢？又是什么力量能够使人“超凡脱俗”并“将不同的世界紧密联系起来”呢？诗人思想中的这“一根绳子”又是指什么精神力量呢？爱默生在《诗人》一诗中写到：诗人那一双“太阳眼睛”(solar eyes)能够

看见那茫茫苍穹中无端的飞云

.....

并且透过男人、女人、大海和星星
看到了前方远处大自然的舞姿，
穿过星球、种族、极限和时代
窥见音乐的秩序与和谐的韵律。^①

可见，诗人不仅应该能够驾驭无形的事物，还要能够捕获那些似乎超越人类知识极限的真理的端倪，并且能够立刻理解它们。诗人应当通过自己的静观冥想，引起一系列的直觉的飞跃。通过直觉，“他〔诗人〕能够看到思想，并且能够说出必然和偶然。”^②当然，直觉的价值最终体现在当直觉发现的真理被人们以某种熟悉的形式所表达出来的时候。换言之，从某种精神形式或者某种意象转变为某种物质形态或者一种艺术形式是非常必要的。这种转变可快可慢，但是从某种想像变为一首诗歌要有灵感的支持。灵感是直觉最积极、最直接的实现者。爱默生认为诗人之所以能够表达直觉所感受到的真理并将其转化成别人所熟悉的形式，就是依靠诗人灵感的力量。在《论灵感》(Inspiration)一文中，爱默生说：

诗人不可能看见一种在他的精神生活中找不到一个对应物的自然现象；他知道自己有一种力量可以继续并且最终完成将事物从一种自然形态变成一种精神力量。人们第一次听说的每一件事都是我们心里所期待的；人们期待最新的发现。在我们的思想中，我们称之为扩大了灵感力。我相信除了灵感人们不可能做任何伟大并且永恒的事情。^③

除了直觉与灵感，想像力是诗人那种“秘而不宣的智性知觉”的一

① Ralph Waldo Emerson, *The Complete Works*, IX,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 1904, p. 311.

② Ralph Waldo Emerson, *Selected Writings*, ed., Brooks Atkinson,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92, p. 290.

③ Ralph Waldo Emerson, *The Complete Works*, VIII,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 1904, p. 271.

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它让诗人以艺术的形式表现自己对真理的直觉感受。在《论诗人》一文中,爱默生说诗人借助“所谓的想像力”表达自己洞察事物的敏锐眼光。想像力是“一种高级的眼光,不是通过学习获得的,而只能靠位于某处的智能以及所见来获得,靠通过某些形式来共用事物的轨道或路线,从而使这些事物显得容易了解来获得”^①。爱默生认为任何一个知识分子都知道在自己的表达智能之外存在着一种新的能力。要获得这种能力,知识分子只能顺应事物的本性,让自己完全沉静在某种精神力量的控制之中。这种精神力量与爱默生所谓的“超灵”不无相似之处,“是一种他[知识分子]可以利用的巨大的、公开的力量,利用的办法是,无论冒什么风险,敞开他人间的大门,让天国的潮水涌进他的心田,并在他周身循环,到那时,他就被卷入了宇宙的生命,他的语言就是惊雷,他的思想就是法则,他的话就像动植物一样可以被普遍认识。”^②诗人正是借助这种想像力,让自己的思想超越理性范畴。爱默生在描述诗人想像过程时,这样写到:“诗人知道,说话时只有带上几分癫狂,或者‘捧着心灵之花’,才能把话说得恰到好处;话要说得恰如其分,就不能依赖被当作一种器官来使用的智能;或者就像惯于表达自己的古人那样,不仅是光靠智能,而且靠为美酒所陶醉的智能。”^③

这种智力陶醉酷似英国诗人华兹华斯《丁登寺赋》(Tintern Abbey)一诗中所描绘的那种神秘的心路历程。诗人首先听到了那“从高山滚流而下的泉水声”,“看到这陡峭巍峨的山峰/这里已经是幽静的野地,/它们使人感到更加清幽/把眼前景物一直挂上宁静的高天”^④。诗人心中的这种孩提时留下的感觉印象通过心灵的培养,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成一种道德思想,进而变成一种精神力量进入诗人的灵魂,使原初的感觉经历自然消失,而诗人的内心充满“一种能力,/更高的能力,一种幸福的心情”:

① Ralph Waldo Emerson, *Selected Writings*, ed., Brooks Atkinson,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92, p. 298.

②③ Ibid, p. 299.

④ 王佐良主编:《英国诗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257—258页。

忽然间心灵上神秘的负担，
那不可理解的人世所带来的 40
使人厌倦、困惑的沉重负担
减轻了：在这恬静的心绪中，
一种崇高的情感引导着我们，——
我们似乎停止了呼吸，
甚至连血液也不再流动， 45
我们的身体入睡了，
我们变成了一种纯粹的精神力量：
和谐的力量，欢乐却又深邃的力量，
使我们能带着平静的眼光
去洞察事物的内在生命。^①

也正是由于诗人这种想像力的作用，华兹华斯才认为：“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它起源于在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诗人沉思这种情感直到一种反应使平静逐渐消逝，就有一种与诗人所沉思的情感相似的情感逐渐发生，确实存在于诗人的心中。”^②然而，华兹华斯又强调，“这种情感……总带着各种喜悦；[这些喜悦]十分微妙地构成了一种复杂的快感(a complex feeling of delight)”^③：

多少次，当我独卧不眠，
思绪万千、心灵空漠之时， 20
它们便在我心灵中闪烁，
多少次抚慰过我的寂寞；
于是我的心又充满幸福，

① Translated from David Perkins, ed., *English Romantic Writings*, HBJ, 1967, p. 210.

② Ibid, p. 328.

③ Ibid, p. 329.

伴着簇簇水仙翩翩起舞。^①

显然,诗人在此寄情于往事。他仿佛重新经历着一种卡如斯所谓的“精神创伤”(trauma),“一种对过去(有时是耽误了的)某一惊人事件的反映……[这种反映]以植根于这一事件的种种复现的、扰人的错觉、梦想、沉思或行为等形式表现出来。这些形式往往伴随着事件发生时产生的一种麻木不仁的感觉”。^②在上述《我孤独地漫游像一朵云》(I Wandered Lonely as a Cloud)的最后一节里,诗人的想像力作用于过去的经历。第21行中的“闪烁”(flash)一词暗示了这一美景后来有如返照的回光,将诗人的心绪与那奇妙的美景紧密相连;在第24行中,诗人的心伴着簇簇水仙“翩翩起舞”(dancing)这一意象又给这一大自然的景色注入了勃勃的生机。两者相辅相成,使诗人那颗“多少次[被]抚慰过的寂寞心灵”又重新“充满幸福”,放发出创造的想像,追忆并静听那幸福的心灵之声。其实,这种创造力人皆有之,只不过在诗人的心目中,它成了一种高度浓缩的“精神创伤”。诗人通过这种创伤性的沉思(traumatic meditation),用诗歌的形式再现了以往自己目睹过的自然景物、情景或事件。因此,这种创伤性的回忆不是对过去事物的简单记忆,而是作为“一种苏醒了记忆”(a waking memory),^③仅以梦幻的形式不断地复现于诗人的脑海。它每每使人身临其境,但又出人意料;从不表现为任何智性的结果,但又不断地趋于精确,不断地引人入胜。看来,正因为想像力的作用,诗人才可以透过物质世界而把握宇宙内在的统一性。也正因为诗人特有的这种“秘而不宣的智性知觉”,诗人“能

① 这一节诗歌译自华兹华斯《咏水仙》(The Daffodils)一诗的最后一节。《咏水仙》创作于1804年,发表于1807年。诗中再现了远方大自然中一幅明朗而又奇妙的春色美景。大约是1802年4月的一天,诗人与其妹妹多萝西·华兹华斯(Dorothy Wordsworth)一道漫步,突然发现湖边一片片金黄色的水仙在微风中摇曳起舞。大自然的这一美丽景色使诗人心旷神怡,给他的心灵注入了无限的精神至宝,因为诗人不仅可以追忆那迎风起舞的簇簇水仙,而且可以通过回忆的想像重新捕获那喜悦的瞬间。在最后一节里,诗人的想像力作用于过去的经历。

②③ Cathy Caruth, ed., *Trauma: Explorations in Memory*, J. Hopkins, 1995, p. 4.

够将地球变成玻璃球，向我们展示处在各自适当序列中的万物”^①。而且，这种知觉使诗人能够洞察宇宙间物质与精神形态的“流动与变形”，以至他不会混淆表象与现实的关系。

爱默生甚至认为诗人是最伟大的科学家，因为诗人能够自如地洞察宇宙的有机本质并且认识万物的瞬息万变。^②爱默生的观点是不无道理的。他觉得诗人的精神生活可能更加丰富，诗人更能够透过纷繁复杂的宇宙表象窥见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发展规律之间的相似性，从而使诗人比科学家更加清楚地认识宇宙的结构，因为科学家只在观察物质世界的某个细微部分具有特别敏锐的眼光。诗人与科学家的不同在于科学家善于研究树叶、树枝、花朵并且窥见其间的统一性，而诗人可能更进一步，看到了这些物质世界的有机物所展示出来的统一性象征着精神世界发展规律的统一性。诗人与科学家不同，因为诗人能够意识到这些植物实际上象征着灵魂与宇宙的统一。因此，爱默生断言：“宇宙是灵魂的外在表现，哪里有生命，灵魂就在生命周围突然出现。”^③由于科学能接受这种超理性的飞跃，所以“科学是感性的，因此也是肤浅的”^④。当然，爱默生并非对科学有什么敌意，而是想证实自然界每一种事物是一种比它自身更加完美的形式与规律的象征。在爱默生《日记》第五卷里有这么一段记载：“诗人，真正的自然主义者，以一种十分亲密的感觉将自身融入大自然。他身上流淌的热血同样在玫瑰花和苹果树上流动。诗人的事业就是万物的事业。火山在他的身上有对应的表现。他受地磁、电流、地质、气象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他与自然共存并与自然融为一体。这就是真正的科学。”^⑤

二、诗人：“知者”、“行者”、“言者”

爱默生也认为诗人是“见者”(seer)和预言家。当然，这个观点并

①② Ralph Waldo Emerson, *Selected Writings*, ed., Brooks Atkinson,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92, p. 296.

③④ Ibid, p. 293.

⑤ Ralph Waldo Emerson, *The Journals of Ralph Waldo Emerson*, V,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 1903, p. 179.